

關於賽金花

王志恒

諸子百家各有說法

臺視的「開國前後」電視劇中，演到庚子之役的時候，有幾幕涉及賽金花的穿挿。大意係謂賽金花在辛丑和議中扮演過頗爲重要的角色。連李鴻章都會爲了議和大事親自登門造訪拜託求情，這是否史實？以及賽金花曾否與瓦德西（Wadese）之間有過密切關係？雖然是近代之事，而且年代相隔也不太久，但却諸子百家各有各的說法。

涉及賽金花的那幾幕戲，臺視是不是根據「賽金花本事」一書而改編，不得而知。但考其內容，却與「賽金花本事」相照合。例如賽金花和瓦德西之間的關係，以及八國聯軍初陷北京之際，燒殺淫掠無所不爲，一般市民爲之逃避一空，不敢開門應市。因而使八國聯軍的軍食都發生了問題，結果由賽金花說服了瓦德西，嚴明軍紀，不再擾民，北京方始有了市面，連帶解決了八國聯軍的軍食問題。又如賽金花應李鴻章之請，說服了克林德（Von Keetler）公使夫人，獲得她的首肯，方始不再堅持應由西太后和光緒帝出面賠罪的苛刻條件，而在東單大街克林德被殺之處立一道石碑坊，再立石碑一道，鐫刻頌揚克林德的碑文兼記其被殺之經過，以資後世崇仰，和議遂而告成，凡此，都是在「賽金花本事」書中記載得非常詳細的。

「賽金花本事」一書，係民國二十二年冬，劉半農在北京大學研究院任教時，和他的學生商鴻達談起，因爲見到民國十八年出版由徐悲鴻繪像、謝壽康氏用法文撰寫的「賽金花傳」一書，引起實地訪問賽金花記述她一生

事蹟的動機。於是在是年臘月間，找到了賽金花，前後經過了十幾月，才完成了「賽金花本事」這本書。但在書未成之前二十三年春，劉半農於作方語調查時病歿熱河。乃由商鴻達整理完畢並序，全書共約三萬多字，曾由胡適鄭穎孫作體裁上的審閱，由陳執中題封面，劉墨厂畫插圖。於二十三年十月，經北平「星雲堂」書局出版。

在這本書中，全部根據賽金花的口述，由家庭歷史起至一嫁洪狀元，再嫁魏斯炘，以迄魏氏死後，和顧媽一起遷居北平天橋附近居仁里十六號爲止。賽金花敘述她認識瓦德西是通州逃難回北平住在李鐵拐街的妓館裏，經一羣德軍士官向瓦德西報告，而後始由瓦德西派人往迎賽金花相晤。當天在賽金花臨走的時候，瓦德西還送她大洋一千元及繡緞兩疋。此後，她每日都和瓦見面。

至於當時衆口鑠傳的儀鸞殿失火一事，賽金花曾經否認傳聞所謂她每晚都陪同瓦德西入寢，而在失火之際係與瓦德西二人由窗戶逃出，賽金花爲此還頗表氣憤。她說瓦德西並未住進儀鸞殿中，他是在儀鸞殿旁邊打了個帳棚食宿並處理公務，起火是在夜半時左右。當時其他將領都叫了班子裏的姑娘陪酒作樂，賽金花則在另室吸食鴉片。（據瓦德西拳亂筆記則謂係爐火延燒壁紙而引起，俄籍少將參謀長休瓦茨霍夫當場焚斃，渠係搶救重要文件，而被烟火窒息而死。但在北平當時一間巷傳聞都說起火當時賽金花與瓦德西正在相擁而眠，火勢大時，兩人方由窗中被救出。尤其樊樊山（增祥）的「後彩雲曲」中寫得份外露骨。）

商鴻達曾為她抱屈

但據中外雜誌七卷四期林可如先生引證已故國劇大師齊如山的文章說：賽金花的德語稀鬆平常，其程度尚不能够暢談國事的資格。又說賽金花與瓦德西根本未曾見過面，即或見過，不可能談及國事，更何況談到賽金花委身瓦德西？至於說賽金花跪求克林德夫人說情，據齊文說也是子虛烏有。因爲以當時風氣之保守，以及賽金花的

身份，克林德夫人絕對不會接見賽金花。更有力的證據是當時齊如山也會見過克林德夫人，從未聽她提及此事，齊文指出賽金花所接觸的，都是些中少尉級的下級軍官。同時齊如山也會兩度親自見賽金花和德國軍官在一起而瓦帥來了並未招呼即行離去，如果認識瓦德西或者關係密切的話，那總不至於連個招呼都不打的。

還有一次賽金花手下的用人劉海三在外敲詐，被德軍逮捕。賽金花曾經去找齊如山說情。如果她認識瓦帥，那她又怎有轉託齊如山的必要？

以上，這是齊如山文中所說明的事實。同時齊如山並曾言及他見過樊樊山，問他「彩雲曲」的事。樊樊山則答以「遊戲筆墨而已。不足登大雅之堂」。齊如山又曾見過劉半農，也談到了「賽金花本事」這一本書。他尚且以責備的口吻，指出劉半農似應不以史筆寫出這本並無事實根據的書。劉半農聽了也似乎「有動於中」。

總之，據齊如山的說法，賽金花在庚子之役中，根本未曾像傳說那樣參與其事，成爲重要角色。街頭巷尾的傳說以及小說家之言，可能是她自己一套事後自炫自耀所傳播出來的。而「賽金花本事」，確也是賽金花的自述。可以說是她怎麼說就怎麼記，是否事實有她自己向自己負責。按說，庚子之際，齊如山也曾躬歷其境。尤其這件羅蔓蒂克的哄動事件，似也應以躬逢其盛的人見聞爲準，所以齊文所述似可採信。可是在商鴻達的原序裏，卻曾爲賽金花抱屈，認爲賽金花以一名妓女，力說克林德夫人立碑立坊緩衝了列強貪婪的要求，這是重要的史實，而被史家所故意摒棄則未免太不應該。

在齊文中又曾指出賽金花並非如像傳聞中所稱道的識大體明大義的偉大女性。齊文有謂：某一次齊如山騎着馬在前門大街與賽相遇，相約齊如山一同遊天壇。這時正遇有由保定到北京來的兩名德國軍官，對北京情形不甚熟悉，邊走邊問，而賽金花卻指着前門一帶對他們說：「這都是我們的佔領區」，齊如山認爲賽金花未受教育的無知與愚昧已臻極點。

此外則在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熊佛西著「賽金花」戲曲序中也曾提到另一件事。民國十八年，熊佛西本來預定請賽金花實際參與這一齣戲的演出，以增加民族意識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這齣戲的聲采，可是當熊氏經友人介紹和賽金花相見的時候，時值冬季，賽金花穿了一件黑色皮大衣，臉上薄施粉脂，雖然年已五十有八，但在夜晚燈光下看，卻僅四十許人而已。當雙方握手，賽金花說：「今天晚上能有這個機會相見，這也是前世的因緣吧……」，當時熊氏聽了失望得像似冷水澆頭。由這些小例子看賽金花，齊文所舉，又似乎可信。而外界所渲染的，似乎都是街頭巷尾俗所猜臆的傳聞。再加上各文學家筆下的潤飾，更增加了這件事的傳奇性。

「孽海花」與「彩雲曲」

描寫賽金花的文學創作很多，首先一部便是曾樸的「孽海花」小說。曾樸是曾虛白先生的封翁，清末舉人，曾在上海辦「小說林」及「真善美」雜誌。民國二十四年歿。「孽海花」小說是他的代表作。曾先後刊載於「小說林」及「真善美」。另外一說當初寫這小說的是蘇州的金天翹（字松岑），於光緒二十年曾樸在上海辦「小說林」時，金以分章六回的該小說原稿送曾，曾乃以此原稿寫成「孽海花」，第一冊十回的本子以「東亞病夫」的筆名在光緒二十一年出版之初，曾氏的岳丈沈梅孫認為其內容頗涉及當時時政，勸止問世。但曾氏認為這是心血之作，不忍埋沒，乃毅然印行。

另外則有樊樊山的「彩雲曲」。樊增祥字嘉文，號雲門，又號樊山，天琴等。湖北恩施人，光緒三年進士。曾任江寧布政使，在清末來說是位著名的詩人，尤以其艷體詩最為膾炙人口。在陳衍的「石遺齋詩話」中曾介紹他的詩作很多。在詩的方面可以說是多產作家。著作有「樊山集」、「樊山續集」、「樊山批判」、「樊山公牘」等。「彩雲曲」即刊在「樊山續集」卷九「北臺」中。「彩雲曲」分爲前曲與後曲，前曲全篇七三二字，以一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起，至「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止。後曲計一二句七八四字，內容以敘述義和團之亂，賽與瓦德西的一段情爲中心。這前後曲，當賽金花病故葬在陶然亭時，被刻在陶然亭的一面石壁上。

再就是劇作家熊佛西的「賽金花」戲曲，劇分四幕，內容與「賽金花本事」內容相彷彿。此外又有民國五十六年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被鬪爭的夏衍所作「賽金花」劇本，劇分七場，其內容則別有用意，把賽金花寫成一個被社會所利用，所玩弄，所遺棄的悲劇柔弱女性。因爲夏衍當時在上海是甘被中共所利用的左傾文化人，所以他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此外還有以義和團爲描寫主題而附帶描寫賽金花故事，如林琴南的「京華碧血錄」等。其他如雜誌，報章片斷揭載的也很多。

當時，一般作家文人要把賽金花以愛國典型的主要角色給抬出來的原因，不外是我民族主義思想運動作用的高漲。由於滿清積弱的結果，引來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迄至五四以後，可以說是激發我民族主義思想由覺醒以至於高漲與澎湃，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以及淞滬戰役後，可謂舉國民情沸騰，這時所謂「國防文學」以及「文學救國」運動應運而生。因此，凡是與救國運動有關的故事題材，都是作家文人筆下所樂意發揮的好主題。賽金花故事自不例外，因此，賽金花便在作家及記者筆下成了典型的愛國女英雄了。

賽金花的確是個很傳奇的女性，她的名字前後就有七個之多。據「賽金花本事」上說她姓趙，幼名叫趙彩雲。樊樊山的彩雲曲，就是以她的芳名爲題的。在十五歲當雛妓時，又改名傅彩雲。十六歲嫁給洪鈞時再改趙夢鸞。後來洪鈞死後，在上海二馬路彥豐里開書寓四度易名爲趙夢蘭。庚子前隨了孫菊仙之侄孫三回到天津開班子，方始改叫賽金花，班子則曰金花班。後來她又認識了當時戶部尚書立山，以及盧玉舫而結拜起義兄弟來，排行第

二，於是又稱賽二爺。所以在庚子之役以後，她是以賽二爺的名號傳遍北京城的。待四十七歲嫁給魏斯靈，則又改名魏趙靈飛了。

其功可歌窮愁病死

賽金花的晚年，生活情景很淒涼。洪鈞死時，她才二十二歲，以一個毫無技能女子，只好重拾舊業，溷跡平康。於是上海、天津、北京之間，都印下了她的足跡。庚子年間是她一生中最光輝閃耀的一段。以後就步入了淒苦的晚景之中。在三十一歲入獄被逐。遣返原籍，三十七歲死了女兒。此後更是孑獨無依。四十六歲（民六年）在上海和江西金谿的魏斯靈結婚。這時魏任北京政府參議員。於是魏乃携她又返回北平。民國十一年魏斯靈也死了。這時她已五十一歲，孤苦伶仃的一個人帶了個義僕顧媽，搬到天橋居仁里十六號一處小屋裏，一直住到結束了她的一生為止。在劉半農訪問她的時候，她已經六十二歲了，後於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得病，十二月身死，當她病重的消息傳出，各界曾爲她發起募捐運動，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還捐出大洋一百元。死時，北平諸名士，又發起義捐，由北平市市長孫晉卿與衆名士協議，埋葬在陶然亭東北約一百公尺的地方。當時「新北平報」尤曾刊有一幅輓聯：

「救生靈於塗，救國家於沉淪，不得已色相犧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頌。

乏負郭之田園，乏立錫之廬舍，到如此窮愁病死，無兒來哭，無女來啼。」